

# 论基督教的生态经济伦理学

陈家富

**提 要：**本文透过分析两位基督教生态学者麦菲和科布的生态经济学理论，旨在提供一种有别于现今主宰全球化经济模式的古典经济学模型。不利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理论陷入个人主义、消费至上的意识形态和高增长的经济神话。生态经济学并非忽略经济活动，而是强调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可持续性发展的相依关系，提供后现代的关联模式，整体主义的共善价值，并指出这些生态经济学有着基督宗教的基础。

陈家富，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主题词：**生态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 可持续性发展 生态远象

“全球化”（globalization）引起不同学科学者的研究兴趣，并视之为当代世界的一个全新的局面，但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研究发现，早于 14 世纪，对当时世界大部分的人而言，全球主义已经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至 19 世纪以降，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其实只是这种全球主义的发展而已。<sup>①</sup>但无可否认的是，全球化对人类带来一些新的结构和活动，据联合国在 1995 年发表的《混乱的状态：全球化的社会效应》报告书中指出，全球化导致自由民主精神价值的开拓、市场力量成为主导世界的地位、世界经济一体化、生产体系和劳工市场出现变化、技术革新的加快、传媒革命和消费主义。这一系列的转变造成了不少人生活质素的提高，但同时却又把更多的人陷入更深的排挤和剥削之中。<sup>②</sup>

倘若简单地描述全球经济结构和模式，我们可以指出信息科技发展的网络世界被建立，但在这种多元交织的网络世界中，全球城市成为经济的核心，国家权力被进一步削弱，国际贸易和法则组织进一步要求国家政府交出经济的权力。但同时全球资本在国家中的权利又依赖国家政府来保障。金钱、科技、影像及意识形态快速在全球流动，迅速将全球纳入全球的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中。在这种铺天盖地的全球化过程中，贫富悬殊加剧，缺乏议价能力的发展中国家不单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甚至生态问题更渐趋严峻。<sup>③</sup>

本文尝试透过分析两位基督教生态学者麦菲（Sallie McFague）和科布（John Cobb）的生态经济学理论，旨在提供一种有别于现今主宰全球化经济模式的古典经济学模型，认为这个不利生态文明建设的古典经济理论陷入个人主义、消费至上的意识形态和高增长的经济神话。生态经济学

并非忽略经济活动，而是强调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可持续性发展的相依关系，提供后现代的关联模式，整体主义的共善价值，并指出这些生态经济学有着基督宗教的基础。

## 一、生态经济学的基本理念<sup>④</sup>

在现今全球化视域下，仅仅制定保育的制策已不足以对生态问题有实质性的帮助。倘若人类不彻底反省支配全球的经济模式，一切生态保育的方法只会事倍功半；同时经济发展的影响亦不限于人类的社群范围，它所造成的后果是遍及整个生态圈的。因此，经济学与生态学是彼此关连的。不少学者近年亦开始注意到这两者的关系，提倡一种带有生态关切的经济学（eco-economy），意思是探讨一种以生态学为主导原则的经济模式，以可持续性代替增长模式，以整个生态平衡作为最终考虑的经济模式。<sup>⑤</sup>

生态经济学被理解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项目，目标是处理人类经济模式与生态体系之间的相互依赖与共同演化的复杂关系。这种经济学的基本关切在于强调一种可持续发展（sustainability）的远象（vision），并反对自然资源可被人为资源替代的可能性。生态经济学关心跨世代之间的平等与公正问题，肯定气候改变的不可逆转性，对于人类干预大自然的后果抱有不确定性，最终指望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引导经济决策和考虑。

故此，生态经济学对传统主流经济进路有所分歧。前者不满后者的“成本—效益”模式，企图将经济价值与其他相连的自然科学割离，试图制造一种经济研究分析的中立和客观的虚假形象，让大众以为经济考虑与道德价值是两个不相关的领域。生态经济学强调经济本身无可避免是

一种涉及伦理、道德和价值的规范性学科，并且无法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分离；它背后隐藏了太多对于价值的理解和世界观的预设。因此，它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实证科学。传统主流经济学模型企图以价值中立的科学形象出现，但生态经济学家指出，价值中立的经济学是不真实的；前者企图引入更多富有生态考虑的判准来制定经济模式，而非采取某种单一的效益、果效和成本控制等标准。

生态经济学试图将经济思考与实践活动扣紧物理和生物世界来考虑。它并非片面地反对任何形式的经济发展，而是认为经济发展本身只是手段而非目标，一切的经济思考最终须要以人类与大地的生态体系的福祉为最终的考虑，依此，人类的经济活动、生态体系与社群发展三者之间将有着更紧密和重叠的关系。这种针对关联性而发展的生态经济学强调经济模式须要考虑环境的保育问题。生态学要处理的是大地上各生命形式的物理性和生物性过渡转变，而人类的经济行为本身正与这些体系密切关连，两者不存在彼此从属的关系（有某些生态经济学家却认为人类经济行为甚至应从属于生态体系之下）；生态经济学强烈反对传统经济学模式中对增长（growth）的迷思，前者指出一种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标准是寻求各生命形式的福祉的“发展”（development）观念而非片面的增长。但在经济急促发展的21世纪，“增长”（growth）与“发展”（development）的本质往往容易混淆。

##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宗教批判

全球性的经济运作理念根源于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的理论，这理论认为市场本身具有调协需求和供应的能力，货品的价格会自动随着供求的变化自动达致一种理想的位置。在这理论下，人被假设作为一种自利的个体，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利益极大化而考虑和行动。因此，一切的资源都由“无形之手”这个庞大的机制来进行分配。基督教生态女性主义神学家麦菲（Sallie McFague）指出，这种被称为具有自然科学客观性的学科并非他们所宣称的价值中立（value-free），反而是一种对世界的理论诠释，其中有着各种的假设，例如人被理解作为一种个体的存有，这种存有被自身的利益所驱动，他们与其他的群体并不会发生密切的关系，大自然被视为一种“外在之物”（externalities），是被占有和挪用而已，并且“增长”被视为唯一的人类及世界的目标。<sup>⑥</sup>

麦菲进一步提出，这种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观的激进发展就是一种带有宗教维度的“消费主义”（consumerism）。在现代的全球化现象来看，消费文化正占据着人类生活的每一个层次，并且被认为是唯一的美好生活的模式。这种意识形态消费主义正好强化某些价值信念，例如：人

一己的欢愉（happiness）是基本的人生目标，而消费这经济活动本身就是达致个人欢愉的首要手段，甚至我们不能想象，除了这样的消费文化经济模式之外，人类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消费不仅是一种行为模式，麦菲认为它是一种深深植根于每个政治与经济结构中的一种系统性的现象，<sup>⑦</sup>较讽刺的是消费者自己从来没有办法参与在消费市场中作积极和主动的角色，实际上只有产品制造商、广告制造商、媒体、政府和跨国机构能在当中主导整个游戏的规则，而消费者只是被他们制造出来进行消费的对象而已。<sup>⑧</sup>

显然，这种消费文化对生态造成严重的破坏，大自然中不少的自然资源是有限和不可再造的，倘若大地仅被视为一种外在之物，在整个经济模式中缺乏一种“大地的经济学”（planet economy）的考虑，则大自然只会不断被开采去满足人类那种无穷的消费欲望而已。麦菲指出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全球的温室效应，高能源消耗的生活模式加速全球的温度上升，全球的温度改变对生态造成不可挽救的后果。西方中产阶级的生活模式所制造的二氧化碳的数量是发展中国家的四至五倍，可见温室效应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生活模式改变的后果。

## 三、生态经济学的世界观

麦菲强调诠释框架的转换可以带来新世界观的引入，要改变现时全球性的经济活动对大自然做成的危害，她认为人类须要彻底转换观察世界的方式，就是从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观转移到一种生态式的经济学。两者同时是一种诠释的进路，因此，麦菲认为生态经济学同样可以发挥以往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问题是人类是否愿意改变和承担改变后的责任。

简单而言，生态经济学所提倡的是一种为着群体而存在的经济学（economics for community），<sup>⑨</sup>这种经济学关注的方向是社群、公义和可持续性。<sup>⑩</sup>按麦菲的理解，新古典经济学与生态经济学的基本分歧在于三方面的优先次序，这三方面是资源的分配（allocation of resources）、分配的公义（distributive justice）和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sup>⑪</sup>

生态经济学起始于可持续性和分配的公义，而非个别竞争个体中的资源分配。在社群能持续有能力生存下去之前，各成员都能使用他们的资源，并在这规限中，竞争使用者中的资源分配才可进行。<sup>⑫</sup>

可见，麦菲并不认为这种生态经济学是价值中立的，它有着一些较核心关切的焦点，大地的福祉和可持续性为首要的，其中运作的经济模式应该是提高大地上美好的赐予之功能，并能对所有成员服务。因此，麦菲指出生态经济学中的经济原则应该是循环性（circle）而非线性（line），意思就是经济模式应从不断向前发展及增加指数作为经济效益的目标和成就，改变为一种考虑人

与其他生命形式彼此关联之中所建立的网络。<sup>13</sup>同时,这种经济模式的关注就是以可持续性为目标,麦菲认为可持续性是一种社会远景(social vision),当中社群就如何维持该社群的美善具备基本的决策权,因此,经济性的决策是为着整体的福祉,而非个人的快乐。这种可持续性的原则包含生命的各个方向和维度,其中有文化、科技、教育、社会和灵性的发展,这些不同的生命维度都是可持续性的美好生活所应追求的项目,而非单单经济生活的满足和增长。<sup>14</sup>

麦菲提议一种“在社群中的个体”(individual-in-community)模式最接近上述的生态经济学,这模式强调个体不能离开社群而存在,同时社群也是由这些个别的个体来组成。<sup>15</sup>这种模式反对个体与社群的二元论与一元论的极端,认为两者并非一种“非此即彼”(either or)的选择,个体和社群相互依赖,亦彼此完成对方。在大自然的生态现象中,正好体现出万物的联合(unity)是依赖着成千上万个体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来建构的,因此,生态模式并无忽略个体的福祉,反而重视整体生态的命运是不能离开个体来考虑的,但跟古典经济学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一己的幸福亦是不能脱离整体的福祉来达致的。<sup>16</sup>麦菲认为脱离大自然这个整体的福祉来考虑个体的经济效益是与可持续性相冲突,大地不能只被理解为一种可在市场上交易的资源或资本而已,人类更应该视她为“母亲”(mother),是整个创造生命的源头,<sup>17</sup>依此,人类才会爱惜整个大自然,不致因为单纯满足个体的欲望而伤害大自然。<sup>18</sup>

#### 四、经济理论的具体性误置的谬误

与麦菲对新古典经济模型的批判接近,基督教进程神学家科布(John Cobb)挪用怀特海(Alfred N. Whitehead)的“具体性误置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来分析经济活动模式的理论困难。简单而言,科布认为指导着全球活动的经济假设,实际上根源于现代性的一种具主导性的模态,其中较重要的是人的一种个体化观点和人与自然的二元论主义,这些导致人类中心论。现代的经济代模彻底将人从人类社群及人与其他被造物之间的关连抽象化出来。<sup>19</sup>经济理论之所以成功正在于它本身体现出一种高度的抽象性(high level of abstraction),这理论从现实具体世界中作高度的抽象归纳,建构出普遍又高度概括的经济代模,并把这代模再落实应用于具体世界中。但经济学家一般不大注意在应用这些代模时的危险。

对科布而言,最严重的具体性误置就是把活生生的人理解为单纯的一种“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经济人的特质在于,第一就是把人类理解为一种自给自足(self-sufficient)的个体,他的存在是一种与其他存有无关的存在,这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他者的存在及苦痛

完全与这种经济人无关,<sup>20</sup>他们与其他存有所建立的仅只是一种外在而非血浓于水的亲密关系,他们与其他存在的关系只是一种市场所搭建的交易和合约关系,人本身所具备多样化的意义活动被简化为一种讨价还价的交易活动,这种人被理解为视经济活动和思考成为生活的全部,并且委身于其中,故此,人类社群只是个别的原子个体(atomic self)的聚合而已。<sup>21</sup>

其次,经济人在经济理论中被预设作为一种贪得无厌的动物,在这种经济学的假设中,人的欲求是要被不断满足,并且这些欲求在理论上被认为无法最终被完全满足,故此,新的需求会永无止境地出现。还有,经济人就是一种以理性态度来使用金钱作为衡量价值和意义的动物,将金钱效益极大化是被视为理所当然和应该的,金钱的增长成为一切活动的判准。<sup>22</sup>这种经济学的人观会进一步加促社会的不公平和弱势社群的出现,因为经济人只着眼于自己的福祉,将自身的经济效益极大化是理性化的表现,市场将自动调节供求的关系,故此政府在市场上过多的参与和影响被视为妨碍正常市场运作的举动,最终,政府要透过政策来干预市场,为要达至某种公平和公义的结果则会被视为不恰当。<sup>23</sup>科布强调经济代模是科学的,“但更经常,在进行解释和建议政策时,它会忽略其中包含的概念和论证的抽象性程度,并且轻忽当它直接应用到真实世界时,其中思考结果对公众福祉所构成的危险”<sup>24</sup>。

再次,二元论中强化了非人类世界的工具价值,他们的存在只在于满足人类的消费需求和经济上的满足,自然世界的价值也就是一种人类愿意付出和接受的价格。这种价值与价格的转换导致了人与世界的二元论,世界被视为一种消费品而已,科布认为,“把自然事物的价值缩减为个体当下愿意支付的市场价格是高度可疑的”<sup>25</sup>。他指出,这种考虑直接导致生态的全球性灾难,经济人只着眼于以工业经济生产中所着重的效益原则来对待自然,显然,大自然是须要被视作具有自身目的价值,并且又能与人类的福祉密切相关的观点来考虑。<sup>26</sup>

大自然的自然资源亦在现代经济模式中引致消失,从经济理论的深层结构中,揭示出对生态环境一种短视和不负责任的态度。自然世界过去是以“土地”(land)的形态进入经济模式的考虑中,意思是它与人的劳动力(labor)被视为生产的因素之一,在古代社会中,人类视大地为他们生活的部分,农作物、动物、土地都是彼此关连的生活群体。但随着工业革命出现后,土地逐渐被理解为一种可买可卖的商品(commodity),<sup>27</sup>或被理解为一种可供人利用的物质(matter)而已,环境的价值随着市场的调节来改变,这种价值只是一种供人享用的工具价值,它本身的内在价值将在整个经济结构中被忽视。<sup>28</sup>科布指出,全球自然资源的短缺问题并未受到经济学者的充分注

意，他们简单地以为这些仅是物质的自然资源是可相互被取替，他们本身所内具的独特形态和生命特质并非首要的关注，经济学者认为短缺的问题随着市场的自动调控，人们会找寻更便宜的物料来代替价钱高昂的资源，或发展新科技来开发新的自然或人为资源。简单而言，大自然中物种和整个生态的整全性、多样性和复杂性都没有被重视。<sup>⑤</sup>随着工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增长，大自然中的沙漠化、水土流失、侵蚀等自然生态灾害皆没有在经济模式的考虑当中。虽然，现在污染的问题逐渐受经济学家所注意，但科布指出他们关注的核心仍然是经济的增长多于环境的保育，例如，美国政府委派的经济专家小组，探讨全球温室效应的问题时，经济学家的结论是实施那些防止全球气温上升的政策不应妨碍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政策。<sup>⑥</sup>

科布强调生态学 (ecology) 与经济学 (economics) 其实是彼此关联的，两者都涉及“家务” (ecos) 一词，前者是家务的“逻各斯” (logos)，可指一种家中事务的结构及理性；后者则是家务的“规则” (nomos)，故是一种管理家中事务的律则。<sup>⑦</sup>虽然两种学科有着一种字源上的相关性，但在现代的学科发展而言，两者却显得各不相干。在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中，自然资源被视为是无限的，他们相信科技的改良和进步可解决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因此，经济的增长，人类的消费活动就可无止境地进行，这种消费增长的加剧，导致全球一体化的市场的出现，市场将有效地调控所有的资源分配，环境的保育问题以随着经济更有效的操作而得以改善。但生态学者则有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整个人类所依附的自然环境已到了极度危险的境况，人类这种无止境的消费活动只会导致更多物种的灭绝，这些与人类共存的物种只有通过悉心的护理，而非市场中的“无形之手”来调控才能保存下去。自然资源，如石油、水源及空气都倍受污染。对生态学者而言，这一切的问题都不能依靠经济的活动来解决，甚至他们认为经济活动是这些生态问题的祸根。<sup>⑧</sup>

对科布而言，经济学与生态学之争可视为一种现代与后现代之争，经济学可理解为成功地运用现代学科理念的学科，这种纯粹以技术理性主导的学科有着惊人的预测能力和主导人类行为模式的力量；然而，生态学则关注于整体和彼此相互依赖的关系，而非一种强调细分和单向的现代思维模式。<sup>⑨</sup>其次，两者又以看似相反的目标来推进，经济学以经济的持续增长为依归，生态学却以可持续性发展 (sustainability) 为首要目标。科布清楚指出，他是倾向后者的，

如果所追求的增长真是可持续的，我也许没有异议，因为这种增长属于一个可持续的社会，真正的可持续的增长是在再生资源的极限中实现的。我们不能捕捞一个鱼

种超过其再生的速度，我们也不能砍伐树木比种植树木还快。而且，我们不能降低我们开采东西的质量，海洋和森林的健康应该得到维护。至于不可再生的资源，我们应该尽可能少而慢地使用它们，并随着我们的进步开发各种替代品。<sup>⑩</sup>

但经济的持续增长与这种生态式的可持续性会相混淆，18世纪的工业革命提倡劳动的分工 (division of labor) 及生产力的改变 (机械的出现)，致使人们相信经济和财富的增长是无限的神话。科布清楚指出，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人们随着经济活动的加剧，所造成对大自然的掠夺和携取，已远远超过大自然自身能回复的生长速度，试问这如何能达致一个可以持续地发展的社会？科布指出，经济学家以为自然资源面临到这种极限的处境，是可以透过科技生产其他替代品来代替，因此，对经济学者而言，可持续性实质上是可以达致的，其内容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而已。<sup>⑪</sup>科布进而指出，根本上很多经济学家漠视了因着经济活动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而所花费的成本，以致单着眼于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增长数字是一种以偏盖全的做法。<sup>⑫</sup>

## 五、后现代生态经济学理念

后现代的基本理念是强调人与社群，包括大自然的环境，是彼此关连和相互依存的，人的人格 (personhood) 是植根于和透过群体而被建立的，因此，人应以一种“在群体中的人” (person-in-community) 这模式来看待。人与其他人际社群和自然的族群的关系是一种内在而非外在的契约式的间接关系，人一旦离开这种在群体中的存有这种关系，则他的人性将有所欠缺。可见，群体是考虑的中心，群体的存在及是否能持续存在是后现代思维的关怀所在。科布从不反对经济增长，只要这些增长不对群体和环境造成破坏，就他而言，过去这种支配全球的现代经济模式，意即不断扩大经济市场的规模和加大经济活动的力量，是否一种内在美善 (inherently good) 而值得追求的价值？抑或这些模式仅只是一种工具而已，倘若他们不能帮助人类响应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时，我们是否应考虑把他们摒弃！

对科布而言，群体是首要的关注范畴，现代经济模式正好是将人从他们所属的人类社群和生态社群中抽离出来，导致社群的瓦解，因为在现代经济模式中，一切的关系都只是外在和可被替代的，大自然的破坏从一种终极的意义而言，根本就无伤大雅。但科布指出，人类及他所属的社群的福祉是不能离开大自然的福祉来考虑的，故此，经济的效益只应放在提供满足人类的需要 (need) 的考虑上，过度的经济增长，或危害人类与生态社群关系和连结的经济增长都应被视为不值得追求的。<sup>⑬</sup>

从后现代的角度而言，自然是充满着多

样性和独特的特质,当中众多的限制一定须要认真看待。倘若有一个可持续性的将来,其中自然进程中的复杂性和相互关连一定在现代经济模式中被忽略。人类的经济(human economy)是自然经济(natural economy)中的一个从属的元素(subordinate element),而非一种可无止境地开采自然的自律系统。我们须要寻找方法满足人类的需要,并且维持一个大家满意的生活,这种生活模式应该比现时的更少竞争性。<sup>⑤</sup>

因此,一种可持续性的发展观念,必定是以社群为依归的发展概念,意思就是经济活动进行和存在的目的是要服侍该群体,易而言之,是社群指导的价值来引导经济发展的蓝图,目的是为要社群得以被建立。<sup>⑥</sup>由此观之,科布跟随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区分两个与经济有关的概念,“oikonomia”是今天“经济”(economics)一字的字根,“chrematistics”则更多指涉到政治经济学中对财产和财富的拥有和极大化,前者更多是指到家中的管理,用意在提升家中成员的价值,其中包括人类与非人类的存有。就科布而言,这正好是他所倡议的一种“为社群的经济学”(economics for community)。<sup>⑦</sup>

为要抗衡全球化的经济至上主义(economism),科布提出一种地球主义(earthism)。地球主义强调人与大自然有着共同的历史,两者有着生死存亡的紧密关系,但与此同时,人在整个生物圈中有着重要的价值和部分。其次,经济活动本身并非目的而是手段,在地球主义的观照下,科布更注重本土的经济市场而非一种市场的全球化,前者能容许更多本土人士参与该社群的经济发展,他们更能明白本土的实际需要。但同时具备充裕资金的国家,亦须要投资在教育、医疗、改善工作环境、缩短贫富悬殊的领域。<sup>⑧</sup>

## 六、结论性思考

基督宗教的创造观提供了一个宏观的普世性视野,人并非创造的核心,反而整个大地建构成一宏大的生命共同体。人的被造是被赋予了照顾大地的责任,经济活动与视大地为家的平衡价值须要被肯定。同时,基督宗教指出,社群而非个人是首要价值范畴,西方近代的个人主义,加剧了人类中心论的力量,导致生态危机日趋严重。基督宗教的生态经济学强调一种关爱万物的生命质素,视大地各生命体为休戚相关的连续体,强调消费有度,区别需要与欲望的区别,经济活动的目标以提高生命质素而非生活水平为目标。因此,基督宗教的生态经济学并非否定经济价值,而是对经济模式和实践理念的重置(re-orientation)。

(责任编辑:鸢尾)

① Andre G.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②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编著,蔡庆年、沈浦娜译:《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页;另参杨国强:《全球化冲击与基督教的响应》,卢龙光编:《爱你的邻舍——教会小区工作理论与实践》,台北:校园出版社,2003年,第124—125页。

③ 杨国强:《全球化冲击与基督教的响应》,卢龙光编:《爱你的邻舍——教会小区工作理论与实践》,台北:校园出版社,2003年,第126—127页。

④ 本文就生态经济学的理解,得益于以下两本作品:Robert Costanza, John Cumberland, Herman Daly, Robert Goodland, Richard Norgaard, *An Introduction to Ecological Economics*, Maryland: St. Lucie Press & ISEE, 1997; Herman Daly & Joshua Farley, *Ecological Economics: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4.

⑤ 可参:Lester R. Brown, *Eco-Economy: Building an Economy for the Earth*, London: 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 2001; Robert C. Paehlke, *Democracy's Dilemma: Environment, Social Equity and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MIT Press, 2003.

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 Sallie McFague, *Life Abundant*,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1, pp. 75—78, 85, 85, 99, 99, 100, 100, 106, 107, 104, 105, 119.

⑱ 麦菲指出人类须要转变看待大自然的态度,以一种爱的眼睛和“我—你”(I-Thou)这种关系范畴出发来与大自然交往,详参:Sallie McFague, *Super-Natural Christians: How we should love nature*,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7.

⑲⑳㉑㉒ John Cobb, *Postmodernism and Public Polic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pp. 121, 114, 115, 116.

㉓㉔㉕㉖㉗ John Cobb & Herman E. Daly, *For the Common Good: 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 the environment,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1994, pp. 85—89, 89, 95, 95, 100—117, 138.

㉘㉙㉚㉛ 科布(John Cobb):《走出经济学和生态学对立之深谷》,王治河主编:《全球化与后现代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4、113、114、118页。

㉜㉝ 科布:《全球经济及其理论辨析》,王治河主编:《全球化与后现代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9—51、51—53页。

㉞ John Cobb, *Sustainability: Economics, Ecology & Justice*, Maryknoll, N. Y.: Orbis Books, 1992, p. 56.

㉟ 科布:《走向一个可持续的社会》,王治河主编:《全球化与后现代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8页。

㊱ 同上。科布举例,单就伐木造纸工业而言,现时计算成本的项目只是砍树、运树、制成纸浆和纸张并出售,但却没有计算树木被砍伐后对气候、供水、休闲、审美和精神价值上的损害成本。

㊲㊳ John Cobb, *Postmodernism and Public Policy*, pp. 122—123, 123.

㊴ John Cobb, *Sustaining the Common Good*, p. 57.

㊵ John Cobb, *The Earthist Challenge to Economics: A The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World Bank*,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1999, pp. 35—41.